

■新作聚焦

丁燕长篇纪实散文《双重生活》:

现实中国人伦生态的最佳报告

□雷 达

丁燕的《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花城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以东莞樟木头镇为原点,将视域向四周扩散,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定居经历,还包括目光所及的他人命运,她不仅撷取表象表面,更力图穿透现象,进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将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生态、风俗习惯、情感结构,描摹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作者完成的是一类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然而,其文字锐利、深邃、充满张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脱胎换骨史、自我扬弃史,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作者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精神生活方式。

这部作品绝不是所谓“零度叙述”,相反,作者的主体相当活跃——从西北至东南,对个人而言,不啻为天翻地覆之变局,作者不是来旅游,而是要扎根,变成新居民。这种“住下来,慢慢观察”的状态,令她目睹到大量电视画面从未有过的场景,最终促成了这一重构。这部作品凝结了作者的血泪真情,它广纳了社会底层的最新信息,寄托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是一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民情备忘录,不仅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感悟与深思,还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

“从西北到东南,在别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环境里,我看到了陌生与惊诧。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总令人愉悦,有时,它甚至是危险的。”(《南方写作之梦》)对丁燕来说,慨叹的基础是坚实的物象,而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运息息相关而有着连骨带肉之痛。正是这种切肤感,构成了她文章的思想骨脊和诗性源泉。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为浩荡的街景,人们在买菜、争吵、坐车、拉客车、闲聊、打麻将、训斥孩子、做饭……烟火腾腾的世俗图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开,所目击之怪现象,宛若漂流难民遭遇孤岛般震撼。作者曾谙熟游牧和农耕文化,突然置身于城乡交汇处,为“茅草与酒店共存”之现象所惊诧。在银行,因身份证上的特别文字而引来女职员的目光;为办理居住证,不得不去卫生所做妇检;在公交车上,要忍受“新疆小孩都是小偷”的赤裸羞辱……最初的岭南生活,令丁燕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在这个新到达的城市,她没有户籍,不懂方言,没有亲戚,几乎是没竞争力的那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逐渐意识到,软弱的丁燕对那个隐藏的作家丁燕来说,是有好处的。

被冷落、被疏离、被放逐的经历反而保证了作者以更放松的心态去观察,这使得这部作品交织着小说的跌宕、纪实的精准、诗歌的抒情,而她对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细致观察、个性描述,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丁燕以敏锐之眼将岭南市象刻录下来,不仅呈现出它的外部机制,还有其互相吻合和交融的内在肌理。那些边走边吃盒饭的女工、遛狗的老妇、长腿的女郎、电子厂的清洁工、职场白领……她们并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总处于冲突频频的情形中,丁燕将她们的犹疑、恍惚、挣扎、拒绝和反抗描绘下来,不仅对迁徙状态中人的弱点和失败进行了探索,同时还抓住了人性中的那束光。

这部作品的结构是大圆环套小圆环:文章开篇从北至南,结尾从南向北,形成闭合循环;而每一个篇章,都讲述了一个独立的故事——每当“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击、意

外、惊恐,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后,总能奇迹般获得重新站起的力量。多个小环裹在最大的环中,如大树的不同枝桠,紧紧围绕根系。

“迁徙”一词,是本书的文眼。正因为“迁徙”,才引出之后的系列变动:住进出租屋,四处找房,和女房东交易,不堪忍受的邻居,换房至最终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异地定居,并非只是住进一间房屋那么简单。”这个连锁反应,渗透着现代人生存之艰难。在各种揣测、追问和质疑中,一种迥异于乡村生活的经验得以呈现:城市人的疏离、人际关系的异化。

及至搬家,更充满悬念,起伏跌宕:虚拟的大车,似乎是“为防止将树枝挂断”而停在看不见的地方。3个口音不同,形态各异的陌生男人,将带来怎样的不测?最终来搬家的人,却根本不会搬家;修理工出现了,他是陌生人,却和孩子一起去找水龙头的总闸。在大人们互相警惕,揣测对方是否小偷或强盗时,孩子却如阳光,是无蔽的、灿烂的。最终,一根管子被当成礼物送给孩子时引得一阵雀跃,成为此文中最柔软、最温暖的一笔。

住的问题解决了,竹笋怎么吃?什么是水蟑螂?怎样和邻居交流?如何在被细化的车站,进行“六选一”?如何面对不断涌来的各色人等?在我看来,丁燕的写作像手拿放大镜,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进行观察;同时,还给予被观察者浓烈的关切。作者发现,“东莞一带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工厂云集,但旧的审美方式、生活理念、禁忌习俗,并未因土地变成厂房,连根拔起,某些执拗的部分,如红头绳,以一种化石般的坚韧,遗留下来。”当下中国,大城市已格外森严,而乡村又太过封闭,正是这种城乡交汇的小镇,才是了解中国改革进程的绝佳标本。在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当代中国之巨变。

春节返乡,从东莞回到哈密时,作者发现父母新迁的小区也名为“东莞小区”。从“此东莞”到“彼东莞”,5000公里挪移,好像从起点又回到了终点,这是怎样的隐喻!一路上,从飞机到火车,从中产阶级的争执到虚伪爱国者的漫谈、普通人的谦逊与良善,一幅当代中国各阶层的写意图,活生生呈现出来。

读《漂流在街道》,光有欣赏美文的优雅是不够的,还得准备一副坚强的神经,不然会大受刺激。文章从一只老鼠在南方街道上被碾死的极度形容开始,至最后,一个神经错乱者开宝马车制造了血肉横飞的大案,始终不离“街道”。时而新疆,时而南方小镇,来回交错。作者抓住“街道”这个人们熟视无睹的意象,视之为日常生活的载体、人性变幻的场域、生活与情感方式展露的平台,最公共但也最个人的生存之象征——你固然无法推开人家的窗户去窥密,却可以在逛街的瞬间,获取足够的能量和信息。作者的捕获能力无疑是惊人的,现场感和毫发毕现的无尽形容,处处在延长感觉、膨胀想象,使一条路活了起来。贯穿全篇的残酷物血、血腥叙述,没有精制的观察是无法保证的。街道上并不都是莺歌燕舞,还有血、欲望、死亡和混乱,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资本的累积中,街道深处有新与旧交战的惨景,只有正视它并且发现它,才能真正体悟中国之巨变。

《双重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此前从未被重视的观察视角:主妇视角。作者不是从大处和高处发出宏观

论调,而是深刻地把握了“主妇”这个特定身份中的特定感觉,将自身经历作为沟通南北的桥梁。本书非常个性化,但是却没有一点说教色彩,细节精准、思考尖锐,饱含丰富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不都是发生在心灵上,还要发生在身体上,发生在作者和世界的物质关系上。通过这个独特视角,读者所看到的,是日常的、平实的、细部的岭南。

作者貌似讲述一个主妇的迁徙生活,实则讲述了这个时代的寓言。出租屋的尴尬、公交车内的困惑、身处边缘的绝望……每个身处大迁徙状态中的中国人都曾经历,但在丁燕这里,却遭到了最仔细的拷问。在丁燕看来,世界上的大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还包括吃饭、穿衣、坐车、闲谈、逛街……忽视了这些,就是忽视了生活的复杂性,生活丰满的质地。当长期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像俘虏般被释放出来后,世界陡然变了模样:熟悉的变得陌生,无趣的变得有趣。

文学性的丰满,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阅读此书,读者会感到进入到一个语言的狂欢化场域,处处是酣畅淋漓的夸饰与形容。作者擅长精妙的细节刻画,善于贴着人物写,无论形容或描绘都有滋有味。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充满情感的张力和开阔的知识幅度。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与作者诗人有关,还与她审慎的写作姿态有关。面对毛茸茸的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耐心进行深度透视。

丁燕的写作是谨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给读者一种记录,暴风雨式的记录;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和故事,并呈现出包含其中的内心危机、沉淀、转变、精神的再生、获得救赎后的欣慰……每当她沉迷于南方的当下,都会引起对北方的思索,这种联想,绝不是简单的对比现代与落后,更多时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蛮荒之地却处处闪现文明。在丁燕看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交流是为了互相了解,而非倾轧与取代。作者写到沙漠之夜夜停车等待救援,听到异族女子呼喊“胡大爷”时的震惊——“我知道,她是在召唤她信仰的真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感觉一股热流涌过。”一句节制的抒情,便将人和人之间虽语言不通但暖意犹存的真相深刻地呈现出来。

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从不把自己从现场剥离开,在对他人进行质疑时也同时面对自己。在南方现场,当她听到暴力词语后,回忆起在新疆所遭遇的暴力事件,她为躲避暴力而来,而暴力却无处不在。往深处探究,作者诘问起自己:是不是我也构成了别人的暴力?是不是我的暴力基因被点燃后,也会如此疯狂?当作者带着她个人的历史、她的心、她的理解、角度和修辞在写作中力图捕捉和确定事实时,她坦诚地自我暴露,把她个人的有限性亮了出来,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真实”。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之巨变,就是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了覆盖性的宰制地位;然而,城市生活却让人疲惫和焦虑,渴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某种缓解和共鸣,并从中认识自我和世界。丁燕在南北对峙中撑开空间,让不同质的文化共居一体,引发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气,又有灵魂的悸动,还有为捍卫尊严和价值的抗争,绝非一般纪实散文可比。可以说,这本书所挟带的信息之丰富、经验之杂多,都不愧为一份现实中国的人心、人情、生态、环境、物流、气候的最佳报告。

■创作谈

《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是一对姊妹花,是我南下3年生活的刻骨记忆。我写我,也写女工;写我的生活场,也写我所观察到的周围的生活场。这一切,因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也变得有了深意。人到中年,南下讨生,其跌宕、其心酸、其艰难,都被放大了很多倍。这种刺目的感受融会到文字,便带血带泪。我所写的南方生活,不是单纯的南方,而是因北方那个浩大的背景;我之所以要“这样”写南方,是因为我曾在北方有过“那样”的经历。

有一天傍晚,在东莞莞城,我推着自行车等绿灯,旁边是两个老年妇女,面色黧黑,赤脚穿凉鞋。一个用粉布布袋兜着个婴孩,另一个,从塑料袋里捏出蛋糕,往孩子嘴里塞。孩子吃着,又四处看风景,妇人便发出一串呢喃——那从乳房干瘪,头发灰白,手背青筋暴露的躯体内发出的呢喃——热烈急促,饱含深情,不可自控。我听不懂她说的词义,但我懂她在示爱;那爱波涛汹涌,不求回报。我想起在新疆喀什葡萄架下的木屋,孩子们围着卡农琴、艾捷克、手鼓,跳起刀郎舞的场景。那些黑眼睛红嘴唇的孩子,叽咕着,嬉笑着,旋转着,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可我的周身都被欢乐包裹,和他们一起旋转。由此,我洞悉出一个秘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以公里计算,而是以毫米计算。

何以乌鲁木齐和东莞都成为敏感词?何以当你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时,便武断地认为自己更聪明?何以你总是恩主,别人总是乞丐?何以你的边界,只是你的街区、你的办公室、你的地图、你的母语世界?在你之外的更大族群,需要你潜心静听。当我听到那老妇呢喃,看到孩子们跳刀郎舞便知——真的没有什么更大的障碍。只需要我们更耐心、更安静、更平和。我们太容易被一种生活、一种观念所催眠。我们认为一种生活最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呼吸过另一种空气。只有突破边界,突破那个固定的一元性,才能让视角多元化,才能对自己进行拯救。

离开新疆后,我突然明白,也许无根便是迁徙获得的惟一自由。置身异域,周遭惊诧,那种蚀心刻骨的孤独,如无亲历,很难理解。我像走在一条甬道,一点点向前,四周暗黑,只胸腔里的这口气还挺着,呼呼呼呼。我终于可以藏身陌生,变得无比轻松,说我喜欢说的话,做我喜欢做的事。当我戴面纱于出生地时,并未背叛精神上的故乡;而我在这背叛的罪名中,赤足滴血地踏出条生存路。

每日凌晨,我闻鸡起舞,坐在小小的书桌前,开始工作。这是一种听从于自我的自由写作。我不把写作当作事业,更是职业。尽管写作带来的现实利益少得可怜,但这种坚持,依旧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靠直觉写作;我一直信任我的直觉。我在自己的直觉中寻找主题,落笔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随着写作深入,它变得越来越清晰。按自己的理解力去写,不敷衍,不搪塞,不虚伪,在每一个字句上呕心沥血,让它们精微别致,混合着我的体温。

我的全部写作,都是为了打通自己内部的世界地图。虽然新疆面积广大,但我在那里的生活是隔绝的,这种生活所带来的思维习惯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若我没有突破那个边界,我将永远无法以另一种角度回望。关于血缘、族群、贫穷、卑微……这些我要梳理的题材,源自我的提提时代——那个葡萄架下女孩的困惑。随着南迁,叙述技巧和感受力都获得了进步,我将它们统一在我的作品中,一点点获得呈现。

我苦苦思考写作的秘密。有一天,走过东江,生出幻觉:所有的河水陡然干枯,河床呈沙漠状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写作呈现出它的独特魔力——我记忆中的素材,在我当下的生活语境里,找到了各自的对应物:盒饭/抓饭,大海/沙漠,陌生人/客人,超市/巴扎,岭南/中亚,这种对应物的排序越来越长,几乎无法在几篇文章中完成,最终,变成了《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虽然它们的缘起都是靠直觉,但全都出自自我的密切观察——我将身体作为刀刃,深入生活的脏器内,获取了一块微小切片。

从乌鲁木齐到东莞

□丁燕

■看小说

流瓶儿《寂静的秘密》:那些秘密,那些人

在《寂静的秘密》(《绿洲》2013年第5期)中,“秘密”如影随形,仿佛就生长在人们身体里,静静地、无声地说说着各自的人生遭际。婆婆的那些药盒子、“婆婆枕头里”55万元的存折、公公在老院院的“意外猝死”、追求婆婆的“有钱老头”,还有克勇枕头里的5万元支票,更有梅梅圆囿囿下当年上当受骗的秘密……故事在不经意的讲述间悬念迭起,吸引着读者去探知这个家庭里的蹊跷,走进3个女人隐秘的内心世界。

克红是梅梅丈夫的姐姐,婆婆是克红的继母。梅梅、克红、婆婆,3个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了一家人。当年众星捧月的梅梅出尽风头,以为钓到了金龟婿,却惊悚地嫁给了钻石王老五的司机。而这场婚姻让她如同坐上了滑梯,挡不住地走了下坡路。婆婆有过坎坷的经历,在老家嫁过人,生过孩子,被拐骗,几经周折跟着离了婚的公公,后生下了克勇。又因不堪公一天到晚的打骂偷跑过,落下了一辈子的把柄。婆婆被公公欺压了一世,今生已经不知道如何抬头做人,在家里就像一台机器,只干活儿不出声。克红提防着婆婆和自己的老公,又不断地想从没多少感情的娘家继母那里算些什么。梅梅从不觉这里是她的家,丈夫经常出差在外,不与她联系;她不喜欢婆婆,始终与婆婆保持着陌生;她也反感克红,不屑与克红为伍。她熬着混着,自己的世界被挤压得一次次行将崩溃。3个女人怀揣各自的心事,隐痛与秘密,梅梅的孤傲、克红的粗俗、婆婆的隐忍,那种冷漠、隔阂、猜疑和算计,令人窒息。

朱家雄的文艺随笔集《无名湖畔的青春》将自己从开始涉足文学时的见闻和感想,以及近來对文学的思考都写入其中,算是20年来各类文艺随笔的合集。朱家雄坦言,他把这本书当作“有关青春的总结陈词”,记录了自己的青春足迹、思想轨迹,也记录了从初进文坛到深察文坛的各种观察、感受和思辨。

朱家雄的随笔文字真诚、性情、朴素,也充满着智慧。他的文字从语调到姿态都放得很低,甚至有些过于虔诚。每一篇文章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感受,都有自己的独特理解,都有自己的风格。

《无名湖畔的青春》共5辑,每一辑都很有看点,有的着重故事,有的着重体验,有的着重思考,有的着重观点。第一辑“北大校园的风景”,把作者在北大求学时接触到的名人、先贤和大师做了很好的描述。在他笔下,张岱年、季羨林、魏巍、姚雪垠、谢冰、汪曾祺、莫言、陈建功、刘震云、王朔、西川、汪国真等名家都有个性、格调,有各自鲜明的文学主张。每一篇格局虽小,但视角各异。把名家的言行记录下来看似简单,却也是一门艺术,朱家雄的文章尤其能抓住最能彰显

■评论

来自写作的文学经验

——读朱家雄的随笔 □谭旭东

名家情怀和艺术见解的话语,进而表现他们的内心,同时还能把他们不同的文学主张阐述出来,这是不容易的。阅读时,犹如和一位老友在聊天,轻松又舒坦。

年过八旬的谢冕为人随和,对新诗深有研究,是跟得上时代的“老顽童”。朱家雄很幸运,听过谢冕讲的《新时期文学专题》,且正好听到他讲当代新诗,这是很多写诗或研究新诗的人很期待的。在随笔里,朱家雄记录到,谢冕谈到新诗潮、后新诗潮时说:“新的诗人们想为群众代言,但是群众不理解他们,把他们视为异端,他们感到孤独;想代时代发言,但时代视他们为弃儿,他们感到孤独。”朱家雄把这些富有启迪的话语记了下来,再通过他的笔传递给读者,对读者也是很有价值的。

朱家雄写名人的随笔里充满内涵,能让读者读出作者的文学素养——不是真懂文学,是不可能真正抓住要害和问题的。读罢《我认识名人,名人不认识我》《我瞳孔中的名人》和《迎面而来,叫你目不转睛》这几篇作品,好像自己也去北大听了无数次讲座,似乎自己也走到了名家身边,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和熏染。

第二辑“成长路上的感悟”和第三辑“以梦为马的旅程”也不乏精彩。第二辑里的随笔文字都关乎成长,是自我青春的叙述和感叹,我很喜欢《理想和现实》和《我曾曾在三间大学读书》这两篇。可以看出,朱家雄有青春、有理想,对生活、对世界都有自己的思索,他一直在不断求新求变,虽然生存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有人格操守,他

正确的价值信念。读他的随笔,如读他的小说,内敛之厚,可敬可佩。

第三辑里的每一篇都耐读。在《文学:并不悲壮的坚守》(年轻作家莫浮踪)《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和《缺乏经典的当代文学》中,朱家雄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这些随笔有文论性质,展示了他对文学的深度思考和对文艺理论的探索。

第四辑《诗歌与青春同在》、第五辑《漫卷书香的光阴》和第六辑《两代新锐的崛起》,书写了朱家雄的阅读和写作之乐,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文学功力。他对诗歌世界的钟爱,我很欣赏他对“70后”、“80后”的比较与辨析。朱家雄的随笔里有很多来自写作的可贵经验和感悟。他的观点中肯、犀利,但他的态度是温和友善的。如在《诗人的道路》里,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拒绝晦涩,拒绝游戏。诗到晦涩是故弄玄虚,诗到游戏是自暴自弃。”“最优秀的诗作应该是震撼人心的,指向深切痛彻的情感,指向普遍而独特、幽深的体验,指向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欢乐与痛苦。”这些都不愧为一个优秀诗人、评论家的独到见解。

广告

第二届“石膏山杯”征文大赛启事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与山西石膏山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石膏山杯”征文大赛首届大赛已成功举办。第二届“石膏山杯”征文大赛征文活动现已启动。

一、征文体裁: 2012年11月1日—2013年11月30日在省级以上(包括省级)期刊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写实性的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均在参评范围。参评作品应内容健康、语言清新、立意新颖、情感真挚,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表现石膏山景区题材的作品同等质量优先获评。

二、评委会: 由15位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编辑、文学工作者等组成评委会;山西省灵石县宇通实业有限公司张建新董事长为评委会名誉主任。

三、评奖程序: 1.参评者于2013年10月1日起向评委会办公室寄参评作品,仅限申报一篇(部),两位评委联合可推荐一篇(部)。

2.评奖委员会于2014年元月6日启动初

评,遴选30篇(部)为终评备选篇目。

3.评奖委员会于2014年3月1日至5日召开评奖会,评选投票决定十篇(部)作品获奖。

四、奖项: “石膏山杯”奖首奖一篇(部),奖金十二万元(税前);“石膏山杯”奖三篇(部),奖金四万元(税前);“石膏山杯”优秀奖六篇(部),奖金一万元。

评奖结果在媒体公布。第二届“石膏山杯”征文大赛于2014年5月上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仪式。

五、自2012年起,本大赛连续设奖5年。除首届评奖外,2013—2016年的评奖,每年评选当年度所发作品。

评奖办公室: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金孔雀大厦A座516室;《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邮编:100013。

电话:010-51319373,联系人:魏建军。

为方便评选,本届征文大赛只接受纸质文本。投寄征文作品请注明“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字样,将您在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复印件或出版的书籍一式三份寄至评奖办。



头条	人间工地(组诗)……伊路 谈伊路现代诗的创新性……邱崇华 河流叙事(组诗)……魏荣冰 言说“丧失”之疼痛——魏荣冰的诗歌写作……荣光启
隧道	张曙光访谈 张曙光的诗
先锋时刻	周亚平 冷眼 杨晓芸
国际诗坛	伊琳娜·赫罗洛娃诗选译……晴朗李寒
旅美华人诗歌	陈燕子 阿成 江 耶 陈云飞 范小雅
现代诗经	马启代 冰凌花 张艳徽
散文诗	李松涛 刘育林 苏勤 阙真
诗版图	成都青白江诗人特辑 陈思奇 胡仁泽
随笔	李平易



2013年第九卷要目	2013年第十卷要目
头条诗人 原创阵地	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 获奖诗人、作品 本期头条 原创阵地
实力诗人	女性诗人 文本研究
诗人档案 新诗经典	女性诗人 新诗经典 文本研究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免收邮费。电话:027-61882316。投稿邮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